缅怀英烈 慰问烈属

---记茂名县首次烈属代表座谈会

邓 刚 车 德 陈茂雄

1950年3月,车振伦任茂名县人民 政府县长,周鼎任副县长,梁基毅在县 政府任民政干事。

在组织全县人民剿匪反霸、支援前线,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的百忙之中,车振伦县长怀念在革命斗争中牺牲的英烈,惦记着英烈家属的生活疾苦。他同周鼎副县长商量,决定召开英烈家属代表座谈会,代表政府慰问烈属,关心询问烈属的生活与困难,尽可能帮助烈士家属后代安排工作,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1951年底,车振伦县长布置梁基毅负责召开烈属代表座谈会的筹备工作。梁基毅接受任务后,首先拟好烈属代表名单,报车振伦县长审定。接着选择好座谈会的地点与住宿地方,定下开会时间,积极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然

后,通知各区乡民政工作人员,陪同烈属代表按时赴会。

当年,参加座谈会的烈属代表有梁 弘道烈士爱人程洁珍与女儿梁惠芳、黄 茂权烈士爱人陈蔼兰与尚未满周岁的儿 子黄绍汉、朱也赤烈士的爱人柯梅影与 儿子朱冠勤、杨绍栋烈士的爱人刘七婶, 还有郑奎烈士与李嘉烈士的养母李氏等 各区烈属代表与工作人员约20多人。

会议由周鼎副县长主持。车振伦县长在座谈会上,代表政府向全县烈士致予崇高的敬意,向全县烈属表示诚致的慰问。要求各区乡政府要积极宣传英烈事迹,要关心烈属、帮助烈属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困难。勉励烈属要继承英烈遗志,做好工作,教育好后代成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接着,

车振伦县长和周鼎副县长详细询问了与会各位烈属代表的身体情况与生活中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并逐一听取了她们的意见。随后,向与会各位烈属代表颁发了慰问金和慰问物品。

会上,烈属代表怀着感激的心情,纷纷表示非常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一定继承英烈遗志,听党话,永远跟党走。会后,车振伦县长与周鼎副县长计划安排梁弘道烈士与朱也赤烈士的家属到等政府机关工作。但烈属们纷纷表示要回到家乡工作。根据烈属们的意愿,车振伦县长与周鼎副县长共同亲自署名,聘任朱也赤烈士儿子朱冠勤担任白土小学校长,聘任梁弘道烈士爱人程洁珍担任南塘小学教师。

座谈会结束后,各区乡政府都对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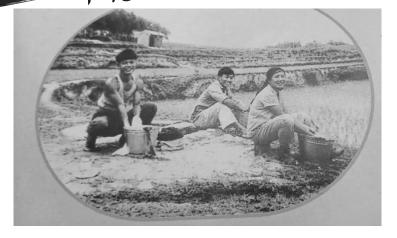
属进行了慰问工作。

国家文物局主管的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一届全国'薪火相传——红色基因传承者'杰出个人"、茂名市老战士联谊会会长邓刚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茂名县政府召开的慰问烈属座谈会缅怀英烈、慰问烈属,是广东南路地区首次召开的,是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崇敬烈士,关怀烈属后人的善举。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要永远敬仰英烈,继承英烈遗志,紧跟党中央,为传承红色基因,永葆红色江山不变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根据离休老干部梁基毅忆述 和烈士后代梁惠芳、黄绍汉等人回忆资 料整理。)





70年代河水洗衣服

时下,洗衣机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连偏远的乡村也不例外, 手洗衣服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用手 洗衣服是再普通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即便工薪一蔟也是一样。 图为上个世纪70年代,化州县红峰农场十二队的知青工人(左起)郑来、何海生、陈玲利用工余时间在河边洗衣服。在他们的眼中,不用挑水,用着清清的河水,纯属自来,而且纯净,尽情用水,尽情洗涤,多么浪漫,多么诗意!瞧,他们笑得多开心,脸上满满的幸福感。

文/图 陈冲 化州红峰农场

博贺的得名与发展

梁寿禄

博贺这块土地什么年代开始才叫"博贺"的呢?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很遥远的年代。然而,最近官方宣称博贺是千年渔港,这无疑是在一千年前就有了博贺这个地名了。

听老人说,博贺得名是由于当时盛 产白虾。每当潮水涨时,鱼虾在海边生 蹦活跳,人们甚至用戴在头上的竹斗帽 都能在海边捞到鱼虾。时间长了人们来 这里搭建草棚、木屋居住下来,长期在这 里捉到更多的鱼虾。博贺人把鱼虾拿到 外卖售卖,外地人问博贺人"你是从哪里 来卖鱼虾的?"。由于听不清楚,以为是 问他卖什么东西,连忙答说,我来卖"白 虾"的。外地人听了就肯定的说,你是 "白虾"人。所以博贺最原先的地名叫 "白虾"。后来博贺人认为"白虾"大土气 了,经文人雅士力改,最终用博贺替代了 "白虾"。博贺是个好地名。博,是博大 精深、广阔;贺,是恭贺,有喜气,有美好 的含意,所以博贺这地名一直延用至今。

博贺是个得天独厚的天然优良渔港。它的东面隔约800米海域与电城的兴平山对面相望。西面有20多公里长海岸线直至西葛村海域,与水东镇街隔海相望。博贺陆地向西延伸,沿途有很

多村庄。如南鸡笼村、新屋仔村、博贺村、福建村、新沟村、那美村、横山村、尖岗村、港口村、西葛村等。这些村是半渔农村。村民既下海捉鱼,又可经营农活。由于土地是沙质地,农业主要是种红薯和花生为主,也种些豆类,芋头和蔬菜。解放前,这些村庄的老百姓饱受风沙袭击之苦。解决后,党和政府号召全民动手在海边沙滩上种木麻黄树,树木成林,挡住了风少,使这一带的群众得以宏居乐业。

听老人说,博贺原来是个长形的海岛。当年在瑚塘、盐井头、开河村边有一个宽几米的海尾巷沟直穿流人西葛海面。这条港沟涨潮时水深一米左右,使博贺与大陆分隔开来,形成一个博贺岛。这条巷沟在退潮时,人们卷起裤脚可以行走渡过。1958年博贺修建"三八"公路,把这条巷沟连接合垄,加上人民开垦造田,无形中这条巷沟完全合垄了,博贺与大陆连接成了半岛。

解放初,博贺不含龙山片,镇上仅人四千余人,至今人口增长了十多倍。解放前,博贺仅有两条分别不够三米宽,没有一百米长,路面是凹凸不平的石头铺着的街道。一条叫上街,也叫正街(现在

叫解放街);一条叫下街,也叫(沙栏)街, 后改为"沙蘭",现在是东风街。是因潮 水涨时,人们用沙包塞着水口,防潮水涌 上街道造成民宅人水而得名。当年博贺 上下街仅有一条石头砌的小桥仔,人们 要待退潮时才可通行。当地政府动员群 众挖海泥砌成一条约两米宽"基博头" 路,方便群众交通出行。当年博贺上街 有几间商铺,有卖凉茶的,有卖猪肉的, 有卖药材的,有经营饼业的,最有名气的 是郭家药店、潘家饼,这两姓人家经营了 好几代人,现在还经营着。博贺在解放 前,只有两个卖猪肉佬,一个叫剖猪四, 一个是王姓的。两家人每天杀一头猪分 开来卖,有时卖不完。可现在博贺平均 每天要杀30多头猪,有时未到中午时 分,猪肉就卖完了。

解放前,博贺渔民是在海边的沙地 上用木料搭建木棚居住,海水涨潮时,把 木梯拉上棚上,海水退潮再把木梯放下 来,人们才可以走动。这些木棚人们称 之为"白鸽笼"。目前,博贺道路宽阔畅 通,私家住宅高楼林方,广大群众过着幸 福生活,博贺现在的面积比解放前扩展 了几百倍。陆上有大小顺岸码头,渔业 发达,有几公里长的海堤及水井头工业 开发区,有解放街街尾村开发区,有博美村百果园开发区,有东风街翠湖开发区。

博贺在1958年未建公路之前,人们出行十分困难。博贺至水东往返在水上仅有一艘靠风力的客运帆船,每航次在海上走之字形,要一天一夜才能到终点。其次,博贺人要去水东要步行30多里路到西葛乘船,或步行去树仔墟等候乘坐广州至水东的客运车。现在博贺已新建一条沿海高速公路,又建设了博贺湾大桥,连接上广州高速公路,博贺人出行十分方便。

博贺人积极向上,勇于攀登,坚持走科技兴渔道路,他们从"旦家艇"、"三帆船"到"大渔轮"的快速发展,多年来渔船、吨位、功率、产量、产值、出海劳平收入、深海捕捞产量产值七项指标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名,成为"广东渔业第一港"。

博贺人在党的领导下,精神和物质两个文明建设都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博贺面貌焕然一新,人人春风满面,笑逐颜开,处处呈现歌声嘹亮,书声朗朗的大好形势。正是"博贺繁荣花似锦,人民幸福党恩深"。博贺人决心用党的二十大精神作动力不断奋勇前进。

岁月深处的红 灯笼与泵不褪 色的赤子火

陈德文

又是一年秋风送爽时,金桂飘香的十月一日如约而至。站在2025年的门槛回望,那些六七十年代的国庆记忆依然鲜活如初一街头巷尾高悬的大红灯笼在秋阳下熠熠生辉,各单位门前"欢度国庆"的横幅猎猎作响,腰鼓队的铿锵节奏与孩童的欢笑声交织成最动人的乐章。那时的喜庆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家家户户门楣上飘扬的国旗,是供销社玻璃柜里突然出现的什锦糖果,是露天电影院里反复播放的《上甘岭》与《英雄川女》。

记忆中的国庆总与集体狂欢有关。清晨的广播里《歌唱祖国》的旋律一响,整个街区便苏醒了。父亲会换上压箱底的中山装,街道主任挨家挨户检查卫生时,连窗台上的玻璃瓶都要擦得锃亮。游行队伍里的工农兵塑像需要八个壮汉才能抬起,少年先锋队的鼓号声能震落梧桐树上的露珠。傍晚的烟火大会上,当"祖国万岁"的灯牌在夜空中绽放,总有人悄悄抹去眼角的泪花。这些具象的仪式感,构成了我们这代人特有的情感编码,如同血脉里流淌的朱砂,任凭岁月冲刷始终鲜艳。

而今的国庆,霓虹依旧璀璨却少了些集体温度。商场促销的声浪盖过了校园合唱,朋友圈的摄影大赛取代了弄堂里的茶话会, 七天长假的选择多元得让人恍惚——去冰岛看极光与在小区遛弯竟然都是"庆祝国庆"。这种变化恰似—面棱镜,折射出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从整齐划—到个性张扬,从物质匮乏到选择过剩,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价值觉醒。我们怀念的或许不仅是当年的红灯笼,更是那种单纯而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我和我的祖国"浑然一体的存在感。

但记忆的滤镜常常美化过去。细想来,七十年代的全家福里,哥哥的衬衫领子永远打着补丁;八十年代初的国庆家宴,主菜不过是加了香油的蛋花汤。今天的孩子们很难想象,当年为看黑白电视里的阅兵式,工厂车间工人要轮流使用唯一的热水瓶。时代从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我们在获得自由度的同时,也在重建新型的集体记忆——杭州亚运会上万人同唱《我和我的祖国》,航天直播里刷屏的"祖国牛逼",何尝不是新时代的情感表达?

真正的赤子之心,从不会因形式变迁而 褪色。就像黄河改道却始终东流,我们对祖 国母亲的爱早已沉淀为生命底色。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巨屏前热泪盈眶的是我们,在精准扶贫驻村日记里写下"不负山河"的也是 我们;会为华为突破技术封锁而彻夜难眠的 是我们,在社区教留守儿童剪纸艺术的还是 我们。这种爱不再需要锣鼓喧天的外在确认,它内化为晨起时对这片土地的本能牵挂,是看到"中国天眼"新闻时的会心一笑,是教孩子写毛笔字时自然而然的"永字八注"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76华诞,让我们以更从容的姿态拥抱这种"变与不变"。变的是庆祝方式,从张灯结彩到文化自信;不变的是那份"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深情。当老人在社区中心教年轻人扎传统宫灯,当00后用电子烟花在元宇宙升起五星红旗,这种代际传承的爱国情怀,不正构成新时代最动人的风景吗?昔日的红灯笼永远温暖着记忆,而今天的我们,正在用更丰富的方式书写着"何以中国"的当代答案!

